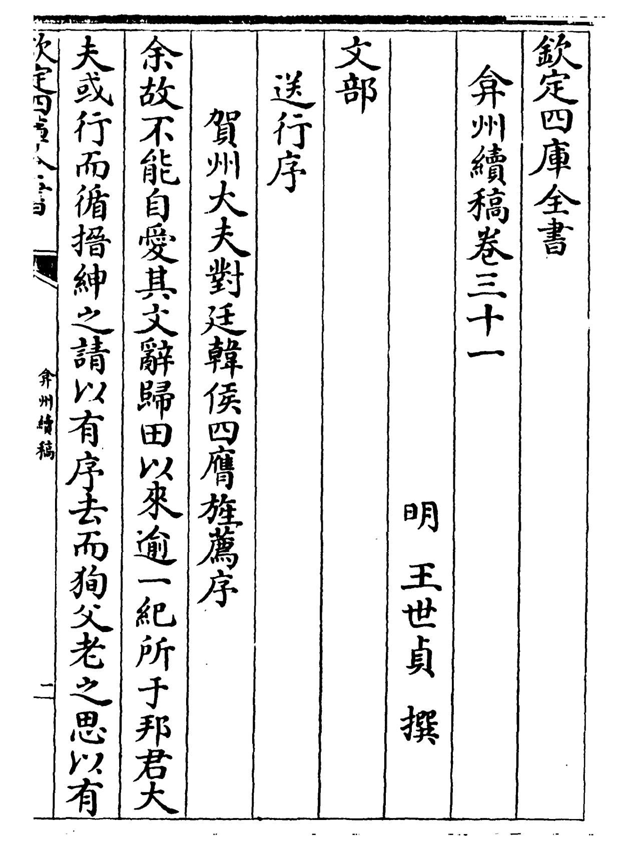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三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送行序

賀州大夫對廷韓侯四膺旌薦序

余故不能自愛其文辭歸田以來逾一紀所于邦君大夫或行而循搢紳之請以有序去而狥父老之思以有

記然不盡骫骳屈曲以為饘粥之業謀至於壽而賀薦而賀奬而賀即寧使請言者失色杜口以去而不敢應蓋風俗之薄久矣邦君大夫方在事而我以謅辭施之彼且疑我以為將欲有所用彼即不疑我而萬一彼後有所負則我且負我日者州大夫韓侯之被薦也凡四矣而余方以宦羈金陵羔鴈靡所布以充廷實别駕葉子李子書來曰子可無一言以為大夫頌乎余听然㒹而思已躍然而起曰我不敢以例例大夫若大夫則吾

州所創有之神君也我何敢以例例大夫始大夫之當選吾州也相國太原公元馭書謂余州真得守矣余始謁大夫於治見其禮恭而貌温神定而氣舒與之語十叩而十應若鄒成侯之對淳于者出而語人太原公不欺我既大夫晨朝三老里賦長胥役已延見博士弟子人人慰諭得其懽已徐察其所獻納者采而用之有所約束條教必中窾其於土風民瘼若先三月而以微服來者也又若家置大夫而為之師帥者也蓋不待浹日

而懽聲騰於郊遂之外矣又三月而余以事至鄉屬有逆因城門閉鄉之田吏市駔相率荷耰竿而奮曰當為大夫跡因婦女携饁餉其夫若父而勉曰毋憂饑勉跡因以報大夫於是吏士盡鋭追討盡獲之當輸賦爭先而上庾曰不可以勞大夫蓋大夫之忠誠懇惻有以感之而不弛不濫其民得先之利而咸恐後及歲大水大夫操輕舠或乘小駟日夜行災地亟上兩臺白事以吾州上災報於是吾州之災小輕於崑山吳江而恩貸不

因之以殺大夫每至較賦曰吾寧失官不忍失此凋𡚁心然大夫之所登賦亦不後諸邑也故事守考校諸生以報成而已大夫必精閱而拔其尤躬為課藝文談經術奬炙勞問相繼又為之别其最而稱賞之於是士爭自奮勵有聲實矣今之薦大夫者名能知大夫有余所覩聞之懇切詳至者乎曰知矣而未盡也然則為大夫上者之知大夫尚未如為大夫下者之盡大夫也今天下重司理重令而輕守守實重於司理及令而以見輕

故多不克自振余適者有所建白頗精言之不知主爵者之能見信與否雖然覲事迫矣天子方加意守令有璽書宴賚之典以旌其卓異者舍大夫何以哉為我告大夫夫子無它訓曰無倦而已更以告葉李二子曰有神君在上益自勵氷蘗以共成吾州之治大夫能悉若毋曰我從事獨賢是謂交相勗者也交相成者也夫例安能尼我

贈喻太守邦相先生入覲序

喻太守邦相者松之賢二千石也與世貞善其恒言曰太守奉天子命來治郡為赤子計耳不為虎而冠者計也太守甫至郡即屬有洚水之戹餓莩枕藉丘壑乃為文勸誘諸積鏹粟家毋論貴勢俾量出厥藏以賑於是大小響應得粟二萬餘石鏹半之以分授三邑散施所全活可數萬計而貴勢中有不便者恣為流言以中太守太守徼聞而笑曰吾嚮者固言之不為此曹計也雖然彼豈以余為重棄郡耶悉遣妻子歸侍太公於里而

獨身卧齋閣移文乞骸骨然太守之車門若洗訟庭無留獄胥吏灌手而抱案牘待署靡敢以私進者士民歡呼載道其頌聲日益聞而貴勢之謗漸屈於是臺使者易其疑而為信薦剡騰上矣太守夷然不屑曰吾豈其王尊耶將無即墨我耶乍賢乍愚忽毁忽譽誰為之耶乃者吾故我世貞頗與聞其事始而為太守惜亦且為白也既而為太守快亦且為祝也所以祝之者曹生子念請也子念之急太守也甚於世貞而世貞之急太守

也甚於太守屬者太守且入覲受計矣而張將軍某采謀序張君者松之良大帥也亦與世貞善其恒言曰寧噉菽毋噉士肉寧不為帥不為債世貞高其人與遊久矣一日以書來謂生幸托與喻使君同時又幸托使君之字下而今者官又幸同地得一周旋而又俱幸游公之門敢以子念之例請夫余即欲辭張君安能辭太守雖然所以述太守者盡於子念祝矣無已第以語太守積資重當超為大藩之監司以飭治兵事則思所以禦

圍干城治學政則思所以振德登賢不然而天子方加意元元以太守雲間之政賜金增秩曰吾股肱郡生爲我再治之太守其猶故太守耶將改念而稍慰藉貴勢耶吾固知太守之必不爲彼也相國太原公好察吏治而急用賢其於太守之被謪若浼解謪若滌而亟才張將軍嘗拂拭而用之如以燕間見謂我請曰定何如二子之不辱門下士者則不佞與生色矣

送大鴻臚繼山王公遷太僕卿致仕序

繼山公之守南大鴻臚也蓋無歲不請骸骨而至萬歷之巳丑春請益力天子嘉其行高其志為之下吏部擬進太僕卿俾致其事以行嗟乎此典之不講也久矣自人主之必欲盡人臣之力而為之臣者必欲盡人主之恩故不至於摧僇委頓則不已人臣懷盡恩之一念而又不能自慎其行則譏謗殆辱乘之於是人主之恩遂中變而為薄若夫君臣之際能兩居厚以終者其道在人臣而其遺在人主吾以耳目之所睹記蓋十載之中

而得三人其它故千百不能一也前是吾同年沈公徵伯以南右通政乞終養母上為遷光祿卿久之同年袁公抑之以南太宰引疾乞休上特加太子少保俱聽致仕今併繼山公而三矣然是三公者皆揚子以南錢塘以北所謂吳人也吳人秀羸多能深於文而短於質稍異於北方之士大夫以故雖難進易退而無以為名亦毋繇見高於人口若三公則天下之所稱重德長者沈公為按察僉事即移疾歸卧西湖之上四壁蕭然於官

府無所造請監司守令間携酒訪之欣然不辭明日卒不報謝及强起所居官中事咸舉而不欲以治辦名表公宦游之日長青瑣論諫指切權要不為沮自奉常歸卧者十餘年天下以公之出處為世道之升降起長臺綱正邦禮建業之满風幾為之一變二公皆不家於官垂橐蕭然幾無以為歸若繼山公則自其先大夫仲山翁巳負恬退之目未艾而歸享有上壽公養志備物以身為贄既成進士而不奏第者六年既奏第復以州牧

卓異入為天官郎棄而歸養者又數年年垂耳順蒸蒸孝謹少工詩擅丹青已謝絶之葢不欲以其長掩先人名中歳失偶不復娶竟日儼然端坐左準右繩歸於自然最後強起迴翔於留京之散署諸少年鵲起據其上公不以幾微見顔色公館岌岌且欲傾蠨蛸翳户凝塵滿席湛如也其嗣二公而三葢有不偶然者公且行不佞貞間語太宰楊公大宗伯姜公昔人有云虞公散髪海隅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此豈亦有所避耶於是二

公合同省諸鄉士祖道於西門之外姜公為祭酒而不佞貞與汎爵焉乃颺言曰昔者疏傅歸有人主之賜金以賸賀監歸有人主之賜詩以餞流艷史冊以為朝家盛事今者公之行雖無金與詩然特進上大夫之秩歸老於家如萬石君則又二賢之所不能得者自今願公彊精神進匕箸不言躬行之化使比壤之後進士人皆有所矜式漸變而至於道何難哉夫疏傅之不私其賜置酒與父老共之達矣而不聞蘭陵之俗美於其舊若

賀監之托跡黄冠以放浪終者又何足為公道也今夫寶界漆湖固公家几案間物也今而後能使其山若益而高水若濬而長者非繼山公之風也耶公欣然命爵而不佞貞次其語

賀大中丞志齋周公平鉅寇奏捷序

大中丞撫吳之履周遭數千里而遥吾郡東薄海而安慶西接九江相距亦且千里詢問非旬日不達中丞周公之開府也實在吾吳郡甫下車即集兩監司四郡守

二十一州邑之長吏日夜謀所以蘇吾民者於賦税征役之伏弊靡所不搜剔閭井单赤之隱痌靡所不顯見為平亭而上之朝歳省以數萬計吳民相賀更生而安慶之屬邑曰太湖者巨盜劉汝國起其間汝國故阮家黠奴亡命與其曹盧汝星輩流刼蘄黄諸鄉落而歸帑於陳漢山時時出剽掠富民家金幣服器實其帑而間發藏粟之羨以予貧者剽猾無頼之徒頗趣之有衆垂二百而兵使者之卒輕而騤逼其巢遇伏敗散失一指

揮一千户賊乃四出抄畧焚驛舍放徒囚其事至聞朝廷公始得兵使者奏記即抽青村南衛金山之長矛勁弓墨陽合膊之刄以從而京口圌山之銃亦與焉然不使過千曰兵貴精不以多也蓋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姑胥之市不浹旬而馳至其所會賊復走安慶傍地行剽至暮不歸我兵偵知之入焚燒其巢賊乃移據柴家山斬黄之兵徼之不利其將傷賊又突攻我黄家軍有所破殺公至始更約束信誅賞擇利趨

使一意而進毋得相推諉於是果勢壯往者鼓力而爭先縮朒自完者畏法而不敢後蓋一戰而破其選鋒於黃宮聲營再戰而徼其走南陽者大敗之獲其魁黨男女輜重三戰而盡殲厥醜汝國等以次就擒蒐獮薙剪無復漏網公乃拊循其吏民從容飲至而返飛捷以報大司馬公既返吾郡之二監司若叅政許君應逵按察副使李君涞暨副將軍馬君繼武率其偏將軍張楊以下貽書謂不佞貞宜有言以昭明公之峻功示永永不

俟有事於南司馬部竊與聞公之機宜進止乃敢復之三君謂公家先周公固神聖也東山之役以天下之全力三年而始平殷孽至於破斧缺斨而其勞費亦已極矣今公朝聞警而夕發提一旅之卒不十日而巨盜悉平發者若不知有行枚之勞居者不知有蜉威蠨蛸之恨萑苻弄兵之狙一掃而洗之宅伏莽之戎脅息而不敢動比之先公其敵之堅瑕巨細固不可同日論至或緩或速神武之用要自有異世而一揆者雖然公之盪

平大盜雖微見其用而所以弭盜之本則在於益推下車之精思興除剔撥以長保吾更生之民而已能平盜不若能使民之無盜公其㬋諸昔詩人之頌周公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王又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之言也敢預以為公頌若乃疇庸班次增秩賜金而著之旂常㫺釜則大司馬之所事守也非不佞所敢與也三君曰善遂錄以上于公

大司馬小江吳公予告還里序

大司馬吳公叅贊機務之明年上書言留務六事天子故重公下樞臣覆議采納施行而公所深憂遠思隱然欲以其重壯國基而銷反側之伏萌者有所未盡公時感徼恙不倿貞獲從公後佐攝部事出必候問加揖公揖不倿而語曰吾必歸矣不倿驚謂公公所弁髦者爵位耳天子甚明聖以肺腑寄公奈何亦弁髦之且公神清而氣完即偶有霜露之戒何恙不已而遽乞歸公笑曰吾自知之公不知也疏業上矣余亦不敢復問會疏

上而天子下書褒公才望之重與委信之篤不聽歸是時公恙尚未損復上書言臣不幸狗馬之病轉深即一旦先朝露生死皆上恩無所恨第以兀然若巫𡚁擁衾呻吟而以虛名据百僚六軍之上即卒然有不虞非死所贖又發書三政府一太宰其辭甚哀廟廊憐之委曲請於天子俾公暫還里且令撫按臣俟痊日即奏聞起用葢公發疏之五日而恙漸損無何大損以至平不佞貞竊覦公之有起色也大喜謂公可出視事矣天子必

强留公公愀然曰嚮者公不知吾病今乃不知吾心吾病非真損也俟歸而後真損無何俞旨之信至公謂不佞貞吾生矣嚮者日高舂而起至下舂啜粥不能盡一器今者日食可五器嚮者暮擾擾不成寢以至曙今者寢而甘吾生矣顧舍人趣治裝客有語不佞貞者曰吳公殆非病公所謂知止知足老氏之訓而疏廣受父子奉之以保天年而風示後世者耶公聞之曰吾起孤生脉乏至八坐不為早食祿三十有四年又以嶺南功月

俸一品不為薄三丈夫子皆以吾功入胄學當拜京朝官不為单去懸車之期僅一歲不為少有代禄之田足以耕不為貧吾於止足之分非不知凡所以栖遲濡忍而不敢去者為上恩未報耳然吾實病病而不去將曠吾職將遂敗軍國大計敗軍國大計將轉吾報而為負也吾是以去且吾以病請而歸命於上者誠也上幸悉吾病賜之生而獲休沐於故里者亦誠也吾於止足之分非不知知有誠而已吳公又言曰吾在嶺南山海之

冦蜂聚蟻雜銛矛毒鏃以抗王命吾仗上威力非不能窮獮而薙剪之然不欲傷天地之仁以快吾意爲之蕩其兇穢而安全其淑若當是時廟廊之顧方在南吾所規措朝上而夕報可故吾去嶺而嶺尚可以餘三世之利今者謬稱重於嶺帥然邇所陳請欲以壯國基而銷反側之伏萌者未有讐也代吾者不知何公寧能偃然而已耶不佞貞曰吳公言誠者當諸公言止足者亦當公今强精神善匕筯有如天子知之而授公以心膂股

肱之任璽書下閩中連江里公能稱病不拜乎以止足之智則可吾故知公之不敢終離誠也書以叙公行

送崇明令浦南李侯特召入朝序

上既以大計考天下郡邑守令多所裁斥而居久之乃稍遴其卓異者司理邑令得六十餘人下尚書尺一徵之使備臺垣法從之選三吴最號爲循吏數而屈指應徵者僅得三人而崇明令南昌李侯其一也崇明故隸吴郡與一州六邑比肩而稱嚴重然其地越在海外亟

瘠而賦薄民貧而俗獷其稍稍能自給者積困於長吏之朘漁中産而下計有棄而它徙耳侯一切徠之以子惠而馭之以正平不察淵魚不事鈎距其民之就蘇也若槁壤之得天澤其就馴也若饑齧之歸腴秣忽然而不自覺其相入且相安也屬邑之舊城嚙於海侯慨然欲移之長沙長沙差廣平而去悍潮遠去游擊之營邇可以歷久而便援乃相度其地勢財力請之臺察監司官任其十之六而以四委侯侯為之節縮它費因民悅

而先之不周歲而告成事於是臺察諸公皆賢侯又廉得其宅治狀甚悉亟薦於朝前後凡十餘上天子之所南顧而興循吏之思銓地之所仰承德意而自附上臣之義者蓋未嘗一念而不在侯與二三君子也然則侯之所以特被徵者非幸也侯亦思所以報上與銓地之知乎哉侯既以卓異徵必且為臺諫為臺諫無所不當言於君德朝政士風吏治亦無所不可言然其所蒿目而剝膚者則莫切於三吳之民瘼今自丁亥大水魚鱉

之棄餘為餓莩者十四不已而為疫鬼者又十三其存者今又付之旱魃矣計獨侯所治不甚虞水旱而歲賦又不入漕綱又得侯以為之乳哺差足活自侯所治四履以外固不能一二比也侯能無意及之乎閭井愁號怨讟之聲九閽萬里無由能達之其能達者獨臺諫耳臺諫為吳人見以為桑梓私而不之信非吳人遠而不之悉其能悉之而不以私疑者獨侯與二三君子也侯能果無意乎世貞葢嘗記侯之新城最能悉侯方休沐

還里而吾州之韓大夫偕諸邑之長以與侯有寮寀之誼故令之敘其行要之世貞之所急者不在侯之得臺諫而在三吳之民瘼也

嘉定熊侯考績序

嘉定去吾州四十里而近其土風物產亦相類然壤寬而甿不甚治以往者之無歲傜賦日繁而貪殘長吏屢魚肉之其人逃徙接踵至墟落無人煙當是時嘉禾朱侯汝虞來為令首請於臺上書易賦米而為銀錢無轉

輸之耗費吏胥不得乘而侵牟又爲節縮宅用以寬之諸逃徙漸復矣會朱侯以最得遷去而蜀熊侯子縝繼之侯至未幾而屬大水邑雖名爲高阜而窪凹相錯如繡水至不得出而所謂花者又積敗於風雨明年旱又明年大旱旱至赤地千里熊侯所以撫摩而軫卹之者不啻赤子之在乳也其民亦依依不忍舍也曰吾父母孔邇即死不離徙也大司農較國課之贏縮以爲殿最猶下書責宿逋公歎曰死亡之不暇而知宿逋乎請之

司府至請之臺語語淚俱謂令唯有解綬歸而已屬臺司諸公之急民也甚於令為特許之緩故其民得先治其私而後及公以勉强朝夕屬邑之故漕河淤其傍畝無所從桔槔禾益槁侯欲疏之而都水使者嘖唶其費侯咄咄無所出蓋聲未絶而畚鍤如雲集矣不浹月而告成事嗟乎侯之民其兩相愛也兩相孚也如此乎殷矣余以去侯治近故益習之侯之始至也余聞其民曰安得如朱侯還定我家室乎既久之曰似復得一朱侯

矣今者以奏績遷過里其民来言曰朱侯殆不如也何以明其然也曰朱侯當貪殘之後為徳易侯當循吏之後為徳難朱侯徠我於既徙也易侯蘇我於垂死也難余頷之尋余過郡與臺集臺使者覈額曰一州守二邑令且皆滿而又皆賢柰大司農以舊課難之何謂侯與吾州韓侯崑山呂侯也余笑曰舊額而難賢守令哉以不佞剛之則江南之守令艱於它方十百矣以今之守令艱於昔又十百矣以此居其繁而彼居其簡也以今

居其變而昔居其恒也然則今之滿考當於昔可六載考也其當於宅方可九載考也已而臺果首許熊侯考而吾州韓侯以諸邑侯之指來請言諸邑侯皆侯同年又皆賢也余嘗戲謂天之芻狗吳民極矣乃猶能容諸賢之恤之而不妬使去乎余間嘗一過熊侯至邑門肅如也若無人登其堂寂如也若無事亦嘗為具召我數篚而已若不知有重客者此其鉅才清標寧獨一惠政而已乎敘惠政志所急也

州大夫對廷韓公考績序

人主以天下之命寄二千石以下最大為郡次為州又次乃邑州居郡邑之間於郡有不隸於邑有臨有不臨官五品秩比二千石崇矣然而其入不過郎曹而所涖之奉不得通理以故人之視之狎於邑余嘗佐大司馬上書言請得昂其選必甲科而其課績得以三載之最併入於郎署其課高第者或徑得超為二千石銓部叅用余說以請而前是吾州之大夫韓公實以甲科高第

來公始拜天子命咸謂太倉不易治也是賦煩而役重吏狡而民桀小不得意譊譊緣焉公曰毋畏也傳不云乎心誠求之不中不遠公甫下車延見庠序諸生三老吏民問吏弊疾苦不數語而晢所以慰勞諄篤中綮出相顧加額曰公真神君也吾州自此完矣故吾州之責賦急而無序其上下出吏手胥晝夜下鄉井姦黠之民匿其賦而以什一予胥又分其半以予吏輒匿之不聽笞而所笞乃上賦者然胥下鄉至數四姦黠之賦不在

官而盡於吏胥手矣公為畫一之式以來之胥不輕下笞不輕施其民咸大悅服而姦黠者亦樂其賦之不為吏胥有也第以天之不弔明年大水明年旱又明年大旱公履行墟落閭悉得其狀涕泣為臺言請寬一切賦稅凡三歲三上疏而再得請於大司農減三之一時各邑皆作糜以啖餓者公行之獨得法而又躬自慰勞之吾州之莩差少兩造具於庭此衷彼辟不待竟輒辨辟者扶至十而已不盡傅爰書也間得其情付三老聽息

以故獄鮮輕繫曹鮮滯案肆鮮宿儲羣吏洗手奉法四境之内藹然若赤子之奉嚴父慈母精神心意流通浹洽而無間閻與縉紳先生還往必以禮其待博士弟子俱亹亹有恩歲時試之得其秀穎者與課經藝討論政事咸充然若有得也公為政甫三載而諸臺之薦剡積十餘上至是乃始奏其績臺當復為之稱最而以吏民旦夕之命强留之不成行銓部亦必為之按故事以請公之二尊人當封如官秩而階有璽書之錫矣余尚以

為此俱不足以報公即不能若黄頴川王膠東之增秩賜金獨不可少留公而以郡綬佩之俾悉福吾一州七邑之赤子乎不然而用高第入清曹黼黻廊廟之上抗議禮樂之大此國家之利也非吾州有也屬崑山令呂侯走使入金陵索余言以賀公而嘉定令熊侯巳前滿公前索余言賀之吕侯亦更前滿矣二侯之與公皆遷固范曄所首紀也余嘗謂人吾郡之守令名雖美於他州邑其艱苦十倍之固當以三載為六載今者比歲大

水旱單赤籍以無流徙桴鼓不恒作所謂三載者不當
六載論耶惜余方在遠地未能以此言進之主爵者而
姑以贈公

贈渭陽呂侯考績序

當萬歷已丑之秋吾崑山呂侯與吾州韓大夫嘉定熊
侯相繼當考三載績而呂侯最先熊侯之考則韓大夫
為之請余言以贈韓大夫之考則呂侯又為之請余言
以贈而呂侯顧闕焉計必屬熊侯必以嘉定之貴而有

文若大宗伯徐公輩乞其文以贈侯而邑之士民猶有不釋然者謂侯之政在吾崑崑之士民被侯之澤為最深博而王先生亦吾邑人也其忍不以桑梓之故而惠一言於是太學許生椿齡椿芳緣士民意走金陵具以請噫微許生余故當有贈也侯以進士高第來治吾崑第其去書生僅五月餘耳人故少之且意其北人未必能悉東南事而羣以姦黠變幻之吏胥饞𧹞蝟集以蠱侯侯從容待之不動聲色而盡得其狀扶其盜庫之宿

蠢而寘之理羣小贍為奪第於單赤之情狀與閭閻之便苦無所隔閡於堂皇之上下一切皆發舒所接見士大夫必以禮報謁必以信若居間請托酌情而應之卒不以三尺狥也蓋為侯之民與稱士大夫者不忍欺而侯故若神君湛然自如也今東南之地初年大水明年旱又明年大旱其大水則魚鱉其宫大旱則赤地千里侯之民非死而徙耳尚猶以依侯為念不忍舍而侯肫肫然為之請蠲於上貸賑於下即不敢謂其民之無死

徙而生存於侯者不啻多也侯與民終始水旱者三閱歲而皆有以生存之然則侯之考三歲績其不更艱且巨哉余嘗與周中丞李直指言造物者之意始而與民以大水既而與之旱既又與之大旱若不欲使周餘之民有孑遺者尚能留此三賢為之守若令又有吳縣吳江常熟與相錯而治豈天地生物之仁不以肅殺俱盡耶二公喂然而笑曰有是哉余姑據以復許子

弇州續稿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三十二

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張裕孚

弇州續稿卷三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

壽歸德倅姜翁八十序

王世貞曰吾聞之元命苞弧矢南有一大星為老人星治平則見為保章氏說者曰星今見女牛分以故江左

多壽考云自司馬晉都江左而文士鉅族往往躋顯貴者然其人亦往往不敢望下壽大抵以為土輕水柔薄體而侈用之故及余束髮而事吾鄉之老乃至有百歲者九十則時見八十七十則恒見而不以為異豈所謂保章氏之説果歟否耶然吾竊於八十七十有恒見而不恒見者則吾歸德倅弋泉姜翁是也夫壽故不可繩準例也今夫鄉之人蠅利咢欲動與憲觸而獲牖下者此非以德選也其為造化盜者也耳目不能别聲辨色

幸而置其身飽暖名不出閭左外而壽者此其為造化愚者也朝而虞夕餔秋而虞寒纊而恒不給而壽者此其為造化役者也鰥者獨者瞽者聾者跛者夭閹者而壽此其為造化畸者也凡吾所恒見此耳即無論八十雖百歲又奚取焉而獨姜翁自其為諸生試臺使者稍以文學進即舉德行者偕之恒相甲蓋宗族稱孝弟鄉黨稱忠信以至薦應天款國子謁吏部選生平無緣忽寄褒之累於人口國家重循吏則姜翁兩為嵊衡山令

一為歸德倅所至吏民追思而謳謠之國家重明師則姜翁始司麗水訓再司撫州訓皆能以身為棫樸國家重薦賢則姜翁之於晉於楚皆衡文柄而得士如王方伯道行者可指數國家重士節則姜翁為倅時方以政最聞而一旦致其事歸兩臺為之移檄吾州以旌之姜翁歸而杜門讀書即州大夫自公上歲朔一再見外絶不以私請而門生故人時時屈干旄而伸委巷姜翁固如忘也今姜翁八十矣而神明之用不少衰健履却杖

別聲辨色甘七箸便談論有子為諸生其子復有孫稱曽矣夫姜翁之壽也而以德選固也其壽也而又以福偕此其為造化私者也所謂不恒見者也夫世貞姜翁門人也自世貞為是言而諸為姜翁門人者咸欲得以為翁壽吾又聞之元命苞前所謂老人星者見則天子壽每於秋分至南郊以候之今天子之號曰萬歷萬歷者萬壽永永無際也而其辰曰仲秋吾弟敬美以進賀行業從諸公卿大夫後效金鑑祝矣姜翁之懸弧則孟

秋之十日也詩不云乎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不佞敢奉大斗而從諸門人之末而壽姜翁敬以二秋之分伺諸郊以竊窺我明君臣朝野之盛

壽侍御白岳何翁七十序

嘉靖之歲在重光單閼先大人獲雋於應天而是時同舉者何翁先大人之少長於翁一歲得通名籍稱季昆而其後先大人由御史累官為其臺長久之而何翁以六館高第亦拜御史司南臺糾察出按江防故事御史

以嫌不得治其省人而獨江防無害何翁之按江防蓋繡衣而畫者鄉人之豔羡之而當是時某兄弟罷其官煢然奉先諱不敢修世講於嚴鼓交戟之內而翁所行部亦僅抵吳城而止第一時士民傳説何翁秉憲修紀文武大小吏賢者若師保之有傚托而不肖者則疾讐影響之不暇何翁既用伉爽辨治體明章程當遷而有所不恱於用事者至斥外復以最屢擢長郎曹一旦謝其官歸何翁之去御史垂二十年之久其適于恬澹寂寞

之鄉而壯不必耗小其用於泉石農圃樵漁之業而巧不必施其機日以杜而意日以寬齒日以宿而體日以壯人固若忘翁之老者而翁年已七十矣其里中戚程君某之昆季嘗與某不佞還往謂辱翁通家子宜有文以壽不佞屈指翁甫去御史而人主於鼎鉉有所置革一時言路大闢諸吏斤斤奉三尺中外洗心慮而聽治公不獲及其時竟所吐與所措注於天下即天下亦不能盡公之用以為遺恨然而公之所欲吐與所欲措注

者其賢士大夫俱以漸而代為之葢至於萬歷而人主日益聖揆弼之臣日益喆舉一世薫烝於太和至順所以滋翁於難老之地者何限而公之所以凝承之者又何限也在易乾之九二僅在田之龍耳而天下文明漸之上九一漸陸之鴻耳而羽可用儀然則龍何必御霄而鴻何必麗空哉何翁盍亦思所以文明羽儀斯世者不佞将益有所稱述以佐觴歲歲是為序

壽觀察寧齋季尊師七十序

世貞年十六而受易觀察使寧齋公公是時甫三十有
四游太學負重聲而其為人恂恂長者即之和風拂而
甘雨沐也至取予好惡則又嶷然山立矣先司馬心器
之間謂世貞曰夫此公者寧獨而經師哉居二載公舉
應天試世貞幸獲從公後其明年公成進士出守濱州
其又三年世貞復幸成進士為尚書刑部郎而公入為
郎同舍久之分讞諸大辟至鬼薪白粲以下公得楚世
貞得燕尋以竣事後先出為臬守世貞得青州以罷公

得袁州遂爲其省臬副叅知至今官天下稱良二千石必首屈指公而偶以籍幸相貲意不欲株累無辜與使者指異見刺歸公之歸世貞獲侍公杖屨者三歲所而復起治大名兵中間以艱歸復侍公三歲而出出而叨撫襄鄖以不任納節令始獲真侍公矣而公又年七十中間三十六年學而仕宦而歸其實奉公以周旋者不能四之一而公之所以教益不倿者亦豈屑屑焉雕蟲之末技而後謂之師其幸而侍公之杖屨則公之食息

語動皆師也即不獲侍公杖屨而公之風猷政術其所傳聞亦師也公之初治濱惠利踰子産濱人至今誦之其治袁官事若家夷幸相於諸搢紳而弗能怨讞楚楚究之獲信者幾百人臬江右江右之綱紀振然而未嘗一聞公之有德色也使者之株累無辜將以苛辦見才徵公力持之江右幾蝟起矣使者以是遷公以是罷然而未嘗一聞公之有恨色也公杜門日讀書累數千萬言而對客粥粥若無聞於公府絶不以居閒進而造請

報謝不廢其既隃耆鄉大夫人人推尊之而退然若輩行即長吏有所疑於政以叩公立決然而不使人知公之爲重德長者固自天性其學力亦有以稱之也公長於世貞十有八歲而齒編貝而顔渥丹五官之用儼若少壯而世貞髮且種種齒半墮矣夫松柏之凌霜與蒲柳之畏秋誰不知之然嘗竊聞公生平與張夫人相莊無他媵至六十而悉謝絶一室蕭然絶不喜飲酒晨起啜白飯少葅菜佐之午肉不過數臠此其爲嗇精神謹

茹納葆真養榮以盡天人之分當如何也世世貞雖視公無所不師而躁志悍氣未能盡融釋以步趨公之後然所得於公者亦不少矣於是八月之廿又七日為公懸弧且而學之博士弟子儼然而見造曰唯吾子之嘗受易於公也昔孟長卿受田王孫易而別用陰陽災變書後舉孝廉為丞相掾上以其改師法旣不用丁恭之弟子鍾興者授上經且侯而固讓曰臣師少府恭也請得侯恭而後及臣古人之重師報師若此今子名能不倍

師說即不至作孟長卿而亦一嘗用事不能有所推薦以附於鍾興之義公七十獨無一言以為公重乎世貞敬謝曰此吾心也夫公寧藉不佞一言重不佞一言亦烏能重公姑志其所得於公者耳遂次以授之而大斗繼焉

又

仰松公治吾州之明年惠鮮黔黎細大咸若閭謂州綱紀曰得無替於老老之政耶乃以秋七月為別駕姜翁

八袠壽諸禮文咸秩居無何而以今八月為觀察使寧齋季翁七袠壽間者過世貞而屬之曰季翁齒差少於姜翁顧其名位德業穹然茂隆也即筐篚之實不足以為翁禮日升川盈之頌不足以為翁祝以吾子之習翁也而又嫺于辭敢祈子之一言而重乎世貞既謝不敏則謂仰松公今一時能重季翁者莫公若其能受公重者莫季翁若而能竊知季翁者則莫世貞若天下類以季翁昔之用喜而後之不用惜不知夫用之不為用而

不用之為用也季翁起甲第兩典州郡一叅省則號良二千石為比部郎則號平亭無害為按察使副則號强執法孰不以用為季翁喜而不知當重足脅息之世斤斤守其職名能賢於瘝曠者耳而於經邦之大畧司直之峻猷則時有所抑鬱而不得吐及其持平議用輕典一旦忤枝臣指中單辭罷歸俱見以為不竟用而公之至自江西也十五年於今矣不為闠門養重而靡私門不為絶跡公府而鮮僻跡從口之所發而皆味言衡身

之所應而皆矩行其忠信篤厚之至使儇薄者愳然而消其素耿介明晢之識使賢者有所依以樹立而不肖者有所辟而自遠蓋隣吾州而邑者亡慮數十百萬家其搢紳士大夫既雅慕好李翁之為人而市魁里胥以至田畯野父亦能舉翁姓名以相讚述其於軌物範俗所裨益非淺尠也周之時老老之禮為之酒正共酒槁人共食羅氏共鳩外饔共割烹樂師共歌舞之事自天子之都降而郡國其尊於學者皆然夫豈唯欲盡其安

之之分亦以軌物範俗大有攸賴耳是故非孔彰之嘉言無斁之令儀不與也其法至漢而小變然人主尚修祖割問道之敬於三老五更而郡國守相倣其意而行之陳仲弓以一太丘長老潁川而干旌溢巷羔鴈成羣鄭康成以一布衣不應大司農召而孔北海為之表其鄉曰鄭公胡至於今獨寥寥也然則李翁其真有當於古之老耶仰松公其猶行古之道耶在易漸之上九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吉李翁以之毛詩云黃耇鮐

背以馮以翼仰松公蓋深於兹語者矣遂次之為季翁壽

金吾王君六十序

余中表兄陸汝陳氏好游大人以自益其於故太史曹先生交往尤數太史金壇人也乃汝陳則時時為余言金壇之土風方物其邑居賢士大夫甚詳而於金吾王君所推許尤至謂君雖起貲郎頗能讀書識道理不輕為然諾於治家畫筴心開明顧好為長者不倍德其兄

弟齒相及所以推事之禮極篤業析箸矣而以財通無間撫其姊復撫其子與已之子等汝陳稱王君不容口然謂君用貲高其鄉人忌之屢起大獄相窘當其近三十時濱殆矣而君夷然自如亡何事竟白繇太學為吏部選人以有今官迫納祿里居又三十年矣而獄中之又濱殆矣而君復夷然自如亡何事復白當其濱殆時賢者以為風之薄而憂其不遂振其復白時賢者以為天之定而喜其不遂萎蓋至六十而君冠裳儼如室宇

田畆益闢蘭玉充於庭圖書列於庋雖其忌者亦無所容側目而為之憂喜者相率而成詩歌既頌而後祝之汝陳乃稱王君甚欲得余一言以為重而未之敢也夫余以汝陳識王君而又善太史先生又與君之弟鴻臚公為同年其何能辭竊怪夫王君甫六十而遘阨者再其所遘而不足者皆人之變而其所享而稱福者僅亦人之常耳何足以為王君壽獨不聞夫無懷葛天之民乎蓋畢其身無譏讒挨枕之事與所謂困心衡慮者降

至於姚姒之代而猶云帝力何有於我此其人即百年寧知所謂壽與壽之樂及其世革而征誅人易而札瘥而後羡夫壽者與壽者之私自幸也又不見夫終南太乙之遁者乎木實草衣豕游蝬蟄耳目塞而無所交形容若槁木此其人即百年亦寧知所謂壽與壽而富之樂及其之乎通邑大都之中苦與甘之相禪枯與華之對形而後羡夫壽而富者與壽而富者之私自幸也假令王君遘不阨則所享者為無味阨不再則所以保享

者尚未精君今精於保矣自此而百年其味於太古幽谷者深矣汝陳試以語之有不霍然而悟者幾希

王母陸太孺人七袠序

太孺人之事吾伯父藩幕公也蓋有龔夫人云龔夫人奇嚴其御諸媵若束濕而太孺人獨以卑詳隱約當之龔夫人獨不能以其嚴加太孺人太孺人不以無嚴故怠龔夫人禮後雖稍就他舍自便其歲時伏臘起居甚恭已而甚相勞愛也太孺人有一子曰世望為吾弟自

夫人與藩幕公後先捐館舍而太孺人始稱母自世望補州庠晉保御氏之佐以行誼文雅重諸搢紳間而太孺人始有聞於吾宗今年太孺人壽七十其九月十三日為設帨之旦而諸稱世望中外親及游好者數百人皆具牛酒上壽世望一無所納顧獨謂諸君憐而壽我毋寧獨無一言之祝以為閨閫重乎時世貞解鄖陽節還留省便道歸里最其所欲得言者乃傴而前賀顧謂世望曰子能以升斗之祿養太孺人乎謝曰不能也則

又曰子能率孫子前擁太孺人膝為歡乎盍蹴踖謝曰不能也夫此二端者人之所易也而子難之然子不為官而能以贄御之服共侍不為祿而能以甘旨滫瀡脆美之味共奉又所謂具牛酒數百人者多貴游豪賢之士世不能其一嚬笑而悉萃於子之堂夫此數端者人之所難也而子易之則太孺人之養於子也志也子之所為壽於太孺人也亦志也子誠以志而壽太孺人則願子毋勤於名而務於實施不責報志不取快蔽不新

成使其居若畏壘之里而蓀其真若嬰兒之至和以昌滋其後太孺人方齋心佛廬以希無生之妙暇則含飴弄孫舉家庭而納之逍遥憮怡之境不亦快哉吾不知所以壽太孺人者知壽子而已夫壽子乃所以壽太孺人也世望拜且謝曰敬佩兄之規以復吾母

壽許母張太孺人六十序

余故從里中一識許公旦而嘗承乏浙省東受臺約過蕭山而公旦適為令所至臺館餙田野治諸吏民謳歌

蕭山令賢以為便爽果斷一切辦治不下王洛陽涣而恒依於長者則有古魯中年恭風公旦頎秀玉立進退談説詳雅諸監司大夫靡不目屬之見以為公輔器而一旦用郵傳故與悍客抗客故無賴子中公旦以飛語罷官人或為令不平者曰令雅負循吏聲旦夕有臺璫之拜而今胡遽罷也且用事者奈何錮士於少年公旦謝不敏曰有之吾覯夫囁嚅者自少年而白首未有遇也今吾幸遇而脱章縫制百里之命即不能齷齪忍噫

於喉咽間而彼尚不能以墨汚我我又何恨遂單車去
邑歸當是時公旦之父子行君先逝獨母張太孺人在
而公旦自念令無宅恨第何以解於太孺人太孺人迎
而謂公旦吾去令母歸而為諸生母亦何損也吾聞夫
令最善狀徵而為臺瑣如若所期者萬一皂囊入西掖
門三日不下即我何以進七箸令鼻息自如異日若奉
聖主威德有四方之事詩所謂胡轉予於卹有母之尸
饔我又奚賴焉今若歸而長有我也我又得以長有若

也蓋母子相煦沫於五畝之宫熟水菽而進之其樂熙怡如也去公旦之辭令令又六年而太孺人六十矣諸與公旦友者某某輩若干人來乞余言以為壽余竊觀夫昔之人有盧江之檄捧之而色喜者孝子哉君子以為猶養外也縣上之歌有依子而隱耕者賢母哉君子以為猶怨也今公但能養太孺人志太孺人能養於志無幾微不平見於色而聖天子方恭已而成太和大順之化即賢人君子於朝野奚擇焉公旦斂未竟之才以

共奉太夫人優未報之澤以貽子孫所為壽者固未涯也亦何俟余言而重聊次以授之

孫母繆太孺人壽序

孫君之去自吳興也當得調它郡而以繆太孺人老不忍違膝下云葢侍養之四閱歲而太孺人八十矣諸壽太孺人者若而人諸所以壽太孺人者若而物而孫君未有以快也顧謂其友陸伯子安得王先生之一言為母重乎而是時余方開鄖制閫道阻莫能致其又明年

余罷南廷尉還里伯子始以孫君之意來肅請孫君所以迫得余言者謂余能悉孫君悉孫君而後能悉太孺人也余雖椎不文所以不復辭者亦自負為能悉孫君悉孫君而太孺人安於余言也余之守浙西部也所專治則吳興而孫君為其郡司理凡余所讞獄欲稍輕重者以屬孫君靡不如意即余所欲重而情少不敵者或情淺而阻它吏案者咸委曲調劑以導余於平而孫君復用幹濟數領它邑事君未至迎君惟恐後既得代挽

君惟恐失之兩署則爭願得以為主余素識君以文高重於鄉其齒筆月旦人人傳說之而不能無遡其鋒頴今為吏而廉能固當胡以能長者乃爾得非用太孺人之誨以加損匕箸為懲勸也耶夫漢之號賢明母毋若雋氏嚴氏其二子俱以刻精持法稱而二母俱以寛誨之不疑奉而終顯延年拂而見法後世謂幸而雋母之言行不幸而嚴母之言驗太孺人以默成孫君德孫君以默體太孺人志夫豈特賢於嚴其隃勝雋母子固倍

旌也抑吾聞夫太孺人之稱未亡人也葢二十五云太孺人矢志白日以勤苦振家政撫孫君成立於明格當旌而竟莫之舉也豈有司者不能修故事耶抑太孺人過自抑不欲以逝者成生名也耶夫太孺人之未獲旌與孫君之不徙官固與於司世道之責然為母者節而恬於晦為子者孝而恬於退其所托同也夫以介山之母子雖號稱相携以隱然不能無露懟其視太孺人虞山之里充然太和者當何如哉予故不辭伯子之請而

敘贈之

壽王母皇甫太孺人六十序

嵗萬歴之丁丑而皇甫孺人者六十矣孺人歸王氏而稱婦者四十載而遂稱母而家事治者二十載而遂有丈夫子二俱爲時聞人葢孺人於法得稱太云而少子無逸游州庠謀於友陸楚生介而謁王氏之老世貞曰願得長者之一言以爲親壽惟不佞亦聞之語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夫近朱而之赤之易也則知夫近墨而

不染於黑者之不易也當孺人生郡都會諸父登甲第者四人諸姑姊艶而爭為容以腈澤倩冶相高奇服麗笄相侈勝而孺人獨恂恂其閒質素自檢及其歸於王氏而王氏尤號稱鼎盛夫以孺人之舅司直公為之父而兖州公為之舅而太學君為之夫承雲之弟蘷鱗次於白蕩中過者目攝口噤而不敢呰其勢甚足以豪而孺人之恂恂猶故也蓋不欲以父之貴聞於舅又不欲以舅之貴聞於鄉而會太學君屬疾疾且久多躁怒孺

人婉曲調解之使太學君忘為疾也者家之臧若獲忘其為太學君疾也者及孺人之為政而後可知也嚴離落易疇畝蚤作夜起勞勤扶惰程入為出蓋二十年而孺人嗃嗃之聲不聞外然業已饒積矣為二子之諸婦㬎弟指以數百計顧其為長者不侵牟閭左㝵然二子耳縱不得一命以為孺人榮乃其就者家而家儒而儒於鄉人有進嬔而無退譆夫孰非用孺人之教耶而所以榮孺人者亦何限耶吾故舉而敘之以風夫王氏之

為婦為母者若乃頌壽祈福以從華封人之後則諸賢事也非為王氏老者事也

壽清卿雨亭陳公六十序

當雨亭公之六十也而邑諸生欲得一言以為壽乃其從弟某先馬蓋某之父重慶公雖視公為諸父而以道義相規切文業相倡酬若師友唯不佞得後先其間竊托為知公何敢辭公為諸生有聲東南既成進士令永豐與王文成公之徒善相與講明良知之學甚晢而其

所居官深得夫綏和匡翼之妙不専治刀筆以故名聲卓然有密中牟風追其用高第徵拜瑣垣慷慨論天下事即以多諱之朝不可犯之大臣而公侃侃自若所論建亦有俞而有咈其咈至於廷杖罷官而不為動公之初入諫垣也握白筆操皂囊而矢曰身吾君有也非吾有也及罷而喜可知也曰身乃今而始吾親有也亦吾有也入而袒一裼精薮水之養出而袒一裼放浪山水間融融如也隆慶之初天子下詔收召直言公自徒步

還故官以至左右諫修所謂白筆皂囊者而矢曰身復吾君有也非吾有也然公所操持益切中興之治取裨於公者良多而已不勝其直容臺之副雖名為超拜而陰杜公之口柄臣之修郄者得以考功法而擬公後且坐謫矣公前已請休沐歸里則又修其舊所袓禓而喜曰身乃令而復吾親有也亦復吾有也入而精菽水之養出而放浪山水間而又融融如也尋所謂修郄者既已敗而天下之搢紳大夫士日望公之出而公則漸倦

於人間事毋論公六十而封翁亦已八十有四矣即天下以不盡究公用爲公惜然吾聞之世之獲致其倫分於君臣父子之際者抑何艱鮮也公出則以其身爲君有而稱忠入則以其身爲親有而稱孝凡世之所以推公抑公而成公之進退者其用意雖人人殊要之皆以倫分致公者也公可以壽矣程叔子云凡人老而不及親者其誕日不當爲酒食宴樂之事善哉叔子之規乎然執是以衡天下則鮮有能當其壽者而獨於公見之

虞山之陽尚湖之濱有考鐘鼓兼綵繡千金壽而萬年酬者去公而寧有二耶某其為我浮公大白而語之曰公身真而有矣公之子某且代公為君有矣

光禄丞吴惟登先生六袠序

稱余友於海内者二人為故觀察使李于鱗今司馬汪伯玉而吴先生惟登皆與之善二君子皆并介少可然雅稱吴先生後先為文贈之而伯玉至引其仲子繼福入豐干社以先生有九丈夫子而皆文彩其貴為天子

從臣者二人太學生者三人名其堂曰九苞而先生之堂在休寧南山中有臺曰清嘯亭曰倚雲宇曰覲蓮齋曰露葵又有鶴林鹿柴醉鄉芝㵐之屬暇則游息吟哦其間甚適也先生業已六十念與二君子善於天下士幾盡而不得余一言為恨其叔子繼茂又與歐博士禎伯陸茂才無從輩相砥切為詩號廣陵社無從謂余之善之也贄文以壽先生余竊睹傳志所稱閬風員嶠列仙之屬在雲氣間以為必無其人即有之意其游於至

恬委和之鄉而入於無思無為之境依希乎長在而不滅者跡之終不可得也乃不出人間世而有先生先生世為徽郡族通經補博士弟子稍困於試去而游京師以筆札事世廟拜官禁近遷令大官會當尚食不樂曰吾安能效孔侍中縈一唾壺耶去而歸所謂南山者先生既內足於財九丈夫子爭竭力而門戶之是捍諸婦脩其瀡滫漿酒之役以故不問家而家治其精神游於恬和之鄉而思為入於無有之境吾不知閬風員嶠作

何狀庶幾於先生得之哉且夫余所聞之化國之日舒以長今天子仁聖垂拱而受成喆輔四夷嚮風兵革不用即遐陬窮谷疇叟匹婦咸自樂乎有生之味而擬其日之舒而倍長者而况於先生之日何日也徽地四塞其間名嶽大溪良禾美箭無所不包綰即不以通一鹿車路而徒周望其雲氣之怪幻而謂之閬風員嶠無所不可藉令不以狎見先生而驟即之睹其貌諷其詩詧其所居處共養與子姓之盛蠍而謂之列仙之人亦何

所不可聞伯玉已為文壽先生其於文最高而於先生最習無從試以吾言質之何如

贈大叅張徹庵公壽七十三進階通議大夫序

徹庵公之始致雲南大叅事歸蓋階大中大夫云居久之而上推二宮徽號恩得通議大夫而是時公之子藻積戰功至大帥奉璽書總吾大江以南兵事其麾下諸樓船材官將軍管懋光等來謁不佞祈一言之壽不佞謂管將軍吾甚賢總帥君而信將軍言徹而請吾固欲

壽張公昔者先王之世兵民之用不分其卿大夫雖不無世胄然往往以德代承而其委責而奉王室者大則共坐論作行之職出則宣其猷力以經營四方故其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所謂腹心干城者葢一之也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則其勢不得不漸歧至於明而益遂涇渭矣彼夫魏黠成英之積閥其紈袴無論它未有名將之子一時公車著名簪筆者然而亦未聞三事九列之後裔收勛於帶礪者也此

昌故夫亦以介胄汗馬之餘狃其快而鹵莽筆札文士沾沾自喜者利用弱而不屑言兵事也乃張公家閥當拜萬户秩三品舍而去之而事詩書四十猶不第然不少挫以成公車名其為户部郎則職雲中上谷晉陽諸餉當天下最危劇為二千石則踞嶺右十郡之要害以日與臺使監司論質為旬宣則在西南萬里外收夜郎滇僰之衆衽席而乳哺之然所至輒成其循能吏名不為茍效一旦以筋力不任請天子高其誼縱之歸及歸

而理家秉修伏臈祀造請酬應不廢而又賈其勁為文酒泉石之適於筋力抑又何任也識者謂公始欲以其餘之不盡者授總帥君吾聞之總帥君之當來江南也干旄在門劒履在楹沉酒崇肴跪而請受教公若曰而來前夫秦晉之大夫其賢而得老者毋如蹇叔范武子其有子為良將帥亦莫如蹇叔之子與武子之子爕蹇叔之子與殽師叔哭而送之曰余收爾骨焉然其筴敗在勞師竭遠而已所謂剛而無禮為敗本者叔何以不

預訓之不爾何不使早避之武子之將老也引如怒遄沮之詩以戒爕俾從容二三子唯敬無何而有鞌之勝師旋爕也後入武子曰毋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夫以武子之光輔五君為盟主其得老而授爕將必有制國衡世之術而大較不過逡巡不自伐以居功名而已吾老矣吾不敢望范武子竊望而之為爕也總帥君拜受教以别葢不佞竊從諸將軍

得君廉仁謀斷它善狀不可指數然其大指在樽節退讓與爕之不自伐者一端而能安於諱武脩虢之際則體公敎為深公亦可以安於老矣管將軍復前曰不穀固知公之欲壽張公也夫以范武子之德後百年而趙孟屈建交頌之若新奈何當公世而失之於是公年七十三矣余乃言曰夫七十者恒福耳不足為公壽即通議之拜一階半級不足為公壽即更進之而總帥君開制府肘通侯印不足為公壽抑范武子者得老之大夫

也而號為武爕良將帥也而號為文其父子之文武交相用也交相成也交相顯也公家庶幾近之將世世毋替焉以是壽可乎哉管將軍曰善請識以往

弇州續稿卷三十二

弇州續稿卷三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

壽大司成稚川王先生七十序

世貞束髮而為進士業而稚川先生實造之自是得通門人籍數以燕見談說道術經濟次乃泛濫子史百家

以逮雕蟲之技毋所不辦曙先生故産江右然長七尺餘貌偉麗甚口而是時二相君皆江右人俱器先生爭欲得之以重而先生中立無所偏嚮時時持正論進當其相為軋而獨亡疑於先生及其後有所負勝先生獨又自如業以先生且大用矣而恒逡巡引避去其同舍諸公既用文事顯貴栢梁鼷取卿相先生回翔散署間泊如也不佞之友楊仲芳坐論糾相君當見法念非先生無能救者而難發言先生慨然曰吾不識仲芳何狀

即不諱為朝廷累累且及相君走而見相君之子爭之不應即入直所見相君益爭之力相君為色動而會中它飛語不果先生雖秘弗洩然其語已稍稍聞薦紳中咸為先生危之而相君有所移恚於不佞乃稍寬先生先生用資望崇積乃以太常領南成均事最後相君罷言者乃謂先生有所不利於仲芳而苛摘之使去位矣即回摶飯叅殺人尚得以名與跡而擬之乃謂先生不利仲芳哉不佞世貞既雪其家冤强起就吏而言者追

論之以救仲芳為倡狂議夫以狂議責不佞即先生者不佞所與聞仲芳事者也不當以先生不利仲芳以先生不利仲芳為不可即不當責不佞以狂議也夫言官者公是非之衡凖也而若此者何也業以先生過抗直俯視一世且時時引古誼責其人以緘默而欲甘心焉即可奚至併其事而顛倒之先生雖畧置辨一二已即掩關讀書著述明古聖賢之道絕口不復及往事而中外持衡大臣及海內之士大夫其名能器先生者謂先

生慷慨負經世才可以當折衝握算之寄而實不能盡其黜留鮮識者或尚以為不利仲芳人毀譽時相半而先生愈益嘿嘿不為辨即臺使監司有尉薦者一切力辭之蓋先生之用竟不顯而今年七十矣道益明行益修所著述益富雖不能無宣髮而貌渥丹毋異少壯先生既掩關不時出出則道路擁觀以非仙則神而諸儒生挾冊而問道者先生從容誨示之無不虛往而實歸至里俗之所慕嚮一惟先生而先生亦恬然大和之境

而忘世之不我用也吾聞之葛勺漏云周孔之道本與偓佺安期同體而異用周孔以道濟天下故捐其身偓佺安期以道濟身故捐天下捐身者其用大捐天下者其用久先生乃不復夢周孔哉其於偓佺安期之所謂久將庶幾也勺漏字稚川與先生别號同不佞故敢以其説進若所云仲芳事嘵嘵焉以先生之不平嗚先生如弗聞也已

壽秦母殷太夫人八十序

當萬歷之戊寅正月而方伯秦君子成以母殷太夫人之壽言請也前是甲戌之正月而秦君已六十不佞業贈之言以近擬公之從祖端敏公謂君入而奉太夫人萬年之觴出而宴賀客以端敏公其年固夙夜在公矣力不任而始得請以歸歸而有遺憂於國人間之樂外集而中為之閑君於端敏何讓哉則又遠而擬之白文公以文公少而賦新井之詩及分洛之日僅聚其婦與其孤甥姪居君今上奉太夫人下撫諸弟其為子者非

子而猶子者不待徵於族而指以百數矣即毋論端敏公於白公何讓哉秦君不以余言非當而觴之今又四歲而太夫人始稱八袠矣問其皃則輔猶有丹色鬢黛不盡白也問其起居則夜猶篝燈執一卷視細也問其服則瑱瑇禪纚之飾也問秦君所戲綵則刺鶴而文犀大僚之極也問所戲狀則加握丹而鬒猶之乎嬰兒也問太夫人之少子與孫則若琅玕列而芝蘭芬也其孫曽之稚者差已壯而襁者歲有益也則胡可以毋觴也

夫太夫人之先自布政公至教諭公世世稱貴族及其歸於秦秦以端敏公故貴也事通參公以子推封至大僚太夫人品亦如之又貴也晚而方伯君位通顯太夫人則益貴也然不以一毫貴色加於人葢十七而歸秦朝夕奉膳舅都事公夔夔齋慄矣都事公有寡妹以節稱收而養之俾太夫人婦焉太夫人不以非婦故殺婦禮度其未易當意也則委曲而求以意當之五十年一日矣通參公内剛而外方凡所賴於太夫人劑者非一

或東濕以御下則務為持平其間或怒市而色室則務為寬大其指雖以方伯君與其二昴弟之德業未嘗不肅於通豨公之範而成於太夫人之和也夫太夫人之所享於方伯君者方伯君為之太夫人之所以享於方伯君者固太夫人自為之則又胡可以毋觴也乃方伯君中怦然以不長有祿養少歉夫太夫人之養於祿者二十年方伯君歷中外稱名卿大夫者十一政而始就家食躬致其素封之資以備無方之養不可謂之非祿

也且不聞之所謂祿者雋母之匕箸而潘母之板輿乎哉彼其朝楚而暮齊䟦履修阻雖差勝於靡盬之不遑而大者憂叵測小者虞官譏即一飰有餘惴焉安用祿也孰與夫太夫人之飲於堂而恬於寢耶夫祿者不必志志者不必非祿以此壽太夫人又胡可以毋觴也方伯君曰善敬因王生言以觴太夫人

潘次公吳媪偕壽九十序

潘次公者歙人也而賢有婦吳媪亦賢次公生六歲而

失母所以事後母共謹其母憐而子之已勝冠則從其諸父賈游蜀諸父少之第令受書計居數歲亡所益會其父亦至蜀次公乃前陰說曰蜀地陋薄不足以騁且夫數蟻而趣一腥所獲幾何請得分槖裝為遠遊其父壯次公之為人乃予半槖恣所往次公於是縱游吳越荆楚間俯拾仰取它貫貸不急責息而以時收其贏所募畫輒效貲用益饒間一歸省其父會父病而兄伯有公車辟次公乃謝賈精身醫藥間出應門戶斬斬矣而

吳媪勤一切佐治生又能明出納饗祀漿酒醃䕒之事次公有二子壯察其能任游乃歎曰婦𤘽者吾役也而奈何以吾見役且形神吾自有之終不能為婦𤘽奪顧謂二子趣裝往乃公休矣次公乃徐遨行宗姻閒察其甚困者俾輕重受邺歸而計入更日有所增置業稍稍傾邑矣徽俗既貲相高而又賢次公且老之郡鄉飲推擇賓位次公曰不肖乃以齒抗太守庭乎能亡愧諸父老哉益堅辭不行有司為歸其俎於是潘翁年九十矣

而吳媪以前一歲亦九十諸里於潘者艷其事爭布幣酌斗男子祝於庭婦子祝於室而其名好文者族若桓姻若洪鳳至徵言於不佞以為之頌不佞竊聞其說大都有三其一謂次公雖匿跡賈然有士行與吳媪俱好行德而天報之其二謂𢚩中人鮮僻好褒嗜陶朱公用老氏之術以忍垢啬予甘澹服約卒之聽子孫之息巨萬而身亦仙去次公庶幾近之其三稍推本其自以為吳媪生孝廟當御極而次公後之則建元聖德之所沛

癸為太和之會以篤次公夫婦而不佞褎之則謂次公之夫婦善而壽也其壽而善也葢兩相值而不必兩相期也忍垢嗇予甘澹服約可壽也不可必也生而孝廟也老而隆萬也則亦幸矣然而非以為篤也吾不能悉次公第次公夫婦九十矣天子方孝養兩宮數詔有司修仁政行且賜高年冠服及粟帛膠肉則潘氏之一門而兩不亦盛哉二生持此以頌可也

又

自不佞與伯玉後先解省臺而東南乞言之士不走吳則走錤中以相重潘翁之年暨其婦吳姥偕九十誠異矣有伯玉之一言足以將牢醴侈廬壁而為之戚屬者又欲薦不佞言以儷伯玉毋乃非當乎而況又欲薦不佞之嗣言以自儷乎哉夫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而必使其屬厭之且也潘翁之行與其夫婦所為壽幾盡於伯玉而余之言亦俛盡矣夫安能嚽嚽娓娓以謟辭繼也然而諸君子之所以不能已於潘翁而又不容

已於不佞言者則嘗竊聞之葢夫子之稱大德曰必得其壽矣然必先之以得名豈所謂壽者所以永其身而名者所以永其壽也耶壽之所以為永有限而名之所為永無窮諸君子毋亦欲永潘翁夫婦之壽乎而不憚亟亟焉蘄責名於余言而余嘆不敢許也箕子洪範之五福葢首壽而攸好德嬔之而名不與焉有名者不必有德德不立而名且泯矣然則德者又所以永其名者也人富而仁義附焉以世之所稱潘翁夫婦好行其德

即不能出里閈外要之老氏之所謂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者以稱翁家內外史亦庶幾矣然則德安所藉名而名安所藉言哉無已則有一言以效余勉如潘翁之夫婦旣以心晝趣時其雍容之得愈於纎嗇過當旣成而身享其饒當生半矣行且聽子孫而息之抑孟獻子有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公儀休之母以子貴而能拔園葵去織婦其所為德雖小要之皆善居富者也衛武公九十五而與其卿大夫士相交儆於國翁

與吳姥九十而交相儆於家可乎其最戚者子之壻曰吳鼇序而授之俾毋但以名相重焉

李母張太夫人壽序

太守漁陽李公之涖吾吳也甫一載所而郡事大治屬城之大夫相與奉公之德教而布之而獨吾州張大夫為之長李公蓋有母張太夫人云大夫一日布幣而過余請曰某之辱從李公薦剡也又辱游公於郎署間則太夫人諸母矣今者之辱事也則太夫人大母行矣惟

是太夫人且七十而以春孟為設帨之辰諸屬邑之大夫毋敢以觴豆筐篚請也即某不敢以觴豆筐篚請而嘗辱從公之薦又辱從公游郎署間寧無一日之私而執事者忍恝然而靡一言以徼寵於公乎余謝不敏則謂古之為人臣者業以倍親而致其身於君然幸而值夫倫常之合則出而稱人臣入而稱人子而靡有憾春秋之世大夫苦於行役而闕共養之職感歎而形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夫非獨其子然也至於夙夜無

寐尚慎栴戠而母之思殆甚於子矣又其甚也以諸侯之貴而母弗獲偕河廣之可杭托寄一何迫切也今以李公之賢當昌明宏熙之運甫什禓而太夫人已膺命服矣及其出為二千石而奉板輿以行諸孫之若蘭玉者八以左右之吳又為天下首郡其山川之明秀風物之雋嬡有非它郡國所敢望者公出而授政於堂皇以既臣職入而擁笏垂魚奉百歳之觴以信子道其樂為何如哉吾聞之古之名良二千石而母得亦名為良者

母如雋不疑與公家景讓雋君之讞獄勞其母之潛聽而視其當否以損益乜著景讓之杖虞侯人心洶洶勞其母之扶責而後定夫母之得著其良則子所以為良者未盡也今合郡之士民謳謠載道以歸李公良而若不知有太夫人者毋亦太夫人之義方不在今而公所以承志不在跡也耶如岡如陵世以為善頌祝其大指因欲其上之久有吾民然實欲吾民之久有其上以為衽席地耳今為吾郡民計衽席以久而祝李公孰若以

久而祝太夫人俾安我公於治哉大夫曰善乃次其言授簡以上李公

壽封武部大夫新安陳公七十序

當陳君晉卿之以經術名諸生中而余未之識也既余起廢天雄而晉卿爲開守接之而其温恭闇易使人爽然而自入已稍與之談則又無所不解已又伺其爲守狀則又便晳郡政其吏民畏而愛之若春雨膏而秋霜實也竊謂晉卿甫離諸生而老於天下事乃爾意者其

有得於家學耶既歸而後接其尊人新安公者其狀若眇少乃周還晉卿也其顏差老乃秀眉睟晉卿也其語差悃愊乃便便中款晉卿也夫然後而知晉卿之賢之所自也而余尋待罪鄖鎮會晉卿以視學政按部過臺所相與縱談塵外事久之乃及姑布子卿術而謂鄉前輩有郁老者嘗善之晉卿作而言曰固也夫郁老之為相也是嘗過其故人飯而值吾某之父在而郁老驚起謂曰吾閱里中人多矣亡踰公者是且為郎而卿大夫

父謝曰業明經不售而久棄之何調我為某趨庭而過之是時猶未勝冠也郁老晚而謂吾父曰夫巳氏者而何人得非若子乎曰然郁老乃起賀曰勿疑矣夫然後而知公之貴之所自也余笑謂晉卿始者不佞竊知吾子賢知其自新安公賢也夫郁老之知新安公貴知其自吾子貴也郁老得其外而余得其內然所以為相成者一也蓋又三歲所而余還里則新安公之拜大夫爵者且六載而壽亦且七十矣諸與公善而賢之者若而

人諸以晉卿貴而公貴者若而人其布幣奉爵衿紳溢於堂車馬騶從溢於里而余宗人比部君輩乃謂余之習之也請得一言以為壽即余言又何所加於相成者哉今夫木之寧然而喬者橋也其隤然而俯者梓也葢相待者也水發於崑崙之阯濫觴耳滙而為大河潤九州而膏萬有乃稍稍有稱河源者夫匪河何以稱源也雖然匪源何以稱河也此所謂兩相成者也夫郁老之始以公貴而知其子予始以公之賢而知公自今而後願

以晉卿貴而益成公之賢俾公毋虞於室家而日爲德於閭左右謳謠而頌祝者相繼亦願以公壽而益成晉卿之貴俾晉卿毋虞於溫定而專精神一思慮以棫樸多士楨幹王國則予言亦豈後郁老而驗哉比部君曰善遂舉以爲公壽

奉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公暨元配吳淑人榮封序

萬歷之六年五月天子尊上兩宮徽號下制京朝官得

推榮所自而太子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公元馭之父愛荊公前以元馭封右春坊右諭德矣至是復進封如元馭官而厥配吳宜人亦進為淑人織文之誥頒自尚方天語諄諄所以褒嘉公者非一於是鄉之搢紳衿裾相率而艷公之遇以示余余不佞第少嘗習掌故家言以青宮之輔師保賓客皆為名美而已其元僚則無如詹事而學士最號為清切謦咳與帝聰通自孝武以前即入秘監握史筆三十年而不得一官毋論其能

兼之也即兼之者其視卿佐不百人一二也即百有一二兼之者齒故當非壯親亦益老而其官又以迫卿相故非日輒遷去未有能貤封及其親者也即以其官官其父足矣未有能生貴其母視父者也其更兼之者自明興而尚未有一也今愛荆公當其子為諭德時諭德亦往往不待最而遷未有及親者而天子初上兩宮徽號乃首以及公公亦稱諭德矣是時公與吳宜人未六十也既甫踰六十而復以再上徽號公遂稱詹事而吳

宜人稱淑人矣凡天子之所隆崇於兩宫者再而公夫婦亦再得之然元馭猶以不獲親致觴稱賀侈大天子之寵靈為歉上書乞歸省天子以親信臣離左右難之温㫖不許既遷為少宗伯復乞歸省復不許而㑹公之仲子家馭自客部乞南得司封大夫以便道歸諸織文之誥孔翠金花之服章與吳淑人之所謂冠帔珈璫者咸選而奉之毋論公所受官即公所隆享以程古人亦百不能一也公時語客吾兒成進士甫十六年而父子

內外偎被金紫九重之責下施於九京未有所以報稱之而輒上章露其私非計且吾質明而起冠櫛讀書理人事斗米秤肉不為廢嚙決何虞旦夕也不佞為公毋論當官者不為私即公亦何嘗不為公哉公仁心為質禮行遜出宗族大小幾數千指未嘗不濡公之澤而守其約姻黨閭右人百其面未嘗不信公之心而食其惠不為操州邑大夫權而所徹指黙相往往得公而稱良吏師不欲預里閈事而凡質成請解者往往賴公之調

御而不至敗今吾吴於天下稱多賢士大夫而獨太倉有布素風干旄之使夷猶於吾里而不忍去爪牙鷙搏之吏疾驅過之而不旁問者皆以公也元馭之所為政在洽神人和上下精啓沃提衡萬世是非之柄固大家馭之所為政於陪京以考功令飭吏治亦不為小矣語云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公貴而仁義附焉豈亦素封擁虛器者哉乃從諸搢紳衿裾之請而序以贈公

壽中憲大夫健齋馮太公八十序

不佞貞往者里居時吾郡司理蓋有泰和龍身之云而余得稱為治民龍君之徙丞太平則于臬副馮公稱屬吏而馮公以功行趋臬長來治兵吾郡不佞貞則又得稱公治民而公所兼署太平自若龍君蓋尚猶稱屬吏而會公之太公封憲副健齋公者年八十龍君念無可以當公意移書謂不佞貞能無一辭以為太公壽龍君業為言馮公之守池也上最獲封太公如其官被緋橫金髮雖頒而有壯容於是馮公稍遷晉臬復移治太平

謀所以迎太公養者太公意不欲曰吾方陶然從里社飲甚快安能日偶坐一鈴閣使若冠而薆薆食我且我不出游是以官樊我也我出游而以我瀆官又不可馮公計之亡所出移文兩臺乞休兩臺堅持之公乃盡遣其婦子與孫以共太公之養其婦代公職内而子代公職外然太公恒以為無所事之躬蚤起後宿飭臧獲別勤惰井井家政而以其暇召客飲談笑諧謔時卜夜至丙諸少年咸自以為不如也太公時時謂人吾二子長

者治兵吳郡而少者佐成均教胄子今復叅冬官務矣

假令二子俱欲侍吾養吾安能分吾身而兩之俾一養

吳一養燕中即吾齷齪為兒女子態吾安能日役吾念

一之吳一之燕中哉今幸藉吾子祿以無虞口腹精意

而誨諸孫庶幾異日為二子張本亦願吾二子毋內顧

純心以報天子夫吾子非吾有天子有也報天子即所

以報吾老人也龍君之為言乃爾僕雖欲效一言安得

致太公而從諸士大夫吏民之後而觴之雖然太公素

健視履精神不衰間一筴杖而来吾郡聽吾原野之歌大馮君所謂聰明賢知惠吏民者已又察其政行條教而嘉之勞苦其治狀為進匕箸舉觴勺從容東歸更十年而若張黼太尉之父入省馮公於三公府司徒司空進牛酒上壽出而問小馮君之政有歌兄弟繼踵相因循政如魯衛德化均者其觴勺加舉而匕箸益進豈不為尤大快哉龍君試以余辭進之太公且惴然起色矣

又

不聞之詩乎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夫以言乎高厚也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夫以言乎盛長而不可涯也其亦工於頌矣而未已也又重之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說者謂其髙厚而悠且久也其亦詳於頌矣而余猶以為未已也他詩又有之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山之高厚而悠且久也川之盛長而不可涯也抑亦其體也蓋至於出雲而降時雨而山川之用宏矣其所謂用者與體故相為資者也余生束髪而游京國所覩記鉅

公長者非一人其雲行雨施之澤往往膏被九有而未有能探其自者若修吾公之令於池覩其雲雨一邑也其佐於某守於某覩其雲雨一郡也其分臬於晉治兵於宣歙覩其雲雨一道也今者舉全吳腹心之地而宇庇之吳之吏民不勝大旱之望於油然沛然之下即一食息疇不願公之强精神廣志慮以長福我吳哉聞者知馮公之有太公即一食息疇不願太公之慎興居進匕箸衎衎簡簡以長有我馮公於吳哉吾聞太公家慈

谿其山則大隱句餘九峯五磊拔地造天徑庭碕硊其水則大海為之巨浸支流之所入滙而為姜杜花嶼普濟永明渟而為湍隱永昌金蛤太公之宏深博大實似之其日夜之所通氣膚寸之合崇朝而霈人以雲雨之施稱馮公而實太公造始之也今者太公慎興居進七箸衎衎簡簡以長有我馮公於吳夫豈惟造始之太公葢成之矣夫人見出雲之山川感而後頌之則所謂不騫不崩以莫不增者固其宜哉馮公之澤鮮所不潤而

其最受潤者曰許生某念無以報公而欲得一言以為太公之八十頌余不能盡識浙東之山川因雲雨而窺山川之體況乎其若有覿也故不辭其請而次余語授之

按察僉事封中憲大夫重慶蹇公七十偕配王恭人壽序

嘉靖中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是時郎司馬者為重慶蹇公當是時楊忠愍公繼盛論劾倖相父子諸不法而其

最大者以十五歲暨冐嶺外功下司馬而郎周公證之彊先後爲倖相所中以大小見法倖相謂公之與二公同署又周公鄉人也疑其預之出僉閩西臬已謂公實預之則復文以考功令謫貳蒲州遂進守清源所至有神明聲久之復得廣東臬而是時劇寇曽一本餘皇截大海官軍環睨莫敢發而僅欲襲其别部脅從千人以爲功公當監其軍歎曰諸君奉天子命誅寇一本不誅脅從衆也請以它委坐是失軍帥指見齮復調得僉滇

臯事公前後三徙不離僉臯顧徙地益遠居歲餘入賀

萬壽便道過其里徘徊桑梓間歎曰吾老矣安能與少

年競戩戩薪下積也投劾都御史為公請老公實壯未

老也蓋薦紳先生籍籍為公稱不平以是不佞貞亦竊

有聞焉而恨未能一識公比歲前公之子中丞汝上甫

以觀察使來飭吳郡兵世貞業在宇下乘間質公事中

丞矍然曰微吾子之質固也請言之家大人三徙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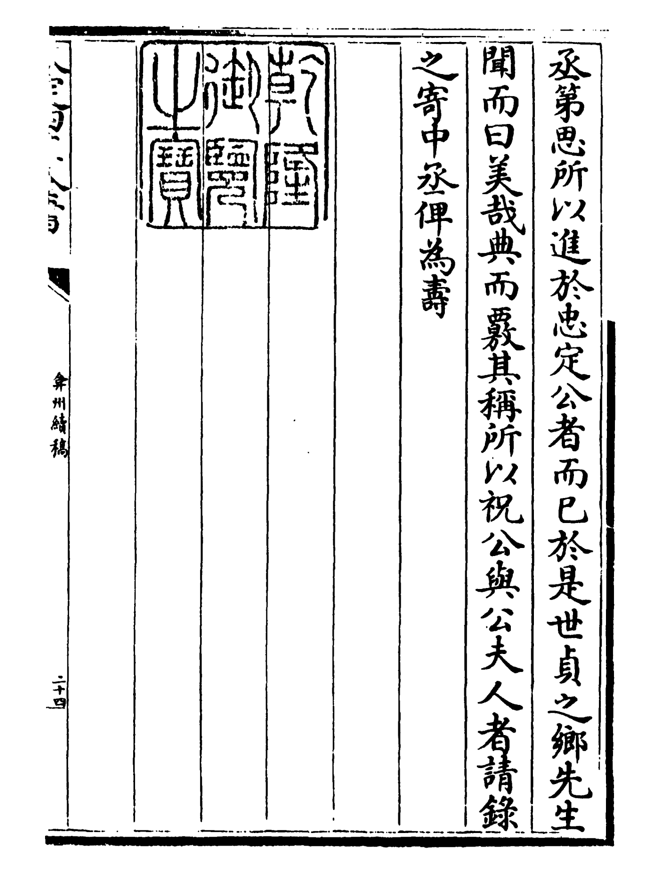
離僉臯未嘗見其有幾微色曰拙宦何害未老而以老

去未嘗見其有幾微色曰嘉遯何害所佐及蒞皆雄州而廬産不小益也曰貧何害不然何以辭於汝王父夫王父者故所授郡守子經不以寠而有所濡染者也居復謂不佞吾無以貽若以不貪嶺海千人得貽若耳吾坐是不得金紫雖然金紫固而物也蓋不佞歷官餘十政未嘗不稟家大人之教而行不佞之獲有今日家大人賜也已語稍及深則又謂世尚有知吾家大人者第不知吾母母曰王恭人家世貲傾郡其歸家大人也盡

徙其千金之槖而出之以佐旦夕甘旨又佐諸姑叔婚嫁費槖如洗矣而佐家大人之施不休還吾里而室者亡慮百千數雅不聞啼饑號寒聲以歸孝弟子惠之稱于家大人乃多王恭人力也則又謂世貞天幸不食報吾父母以不佞嘗奏績而家大人有金紫錫維吾母亦與錫焉今者壽差次七十不佞即又幸不以罪去而以量移道蜀不敢希長吏奉弩庶幾椎牛酒布武堂下為百歲觴而先生可無一言之惠未幾中丞被特簡進令

位撫治三輔璽書迫趣之官毋得稽故乃亟謂世貞業不能度邛崍之坂而西矣所請於先生之一言者尚可郵而致也世貞謝不敏乃颺言曰重慶故巴子國蜀之諸郡國巴最為雄蕃其水自涪岷嘉陵而合成巴字最深而秀其山有崑崘踰越卧龍來鳳最厚而高山水之高厚深秀鍾而為男子則有瓌琦魁特者出其為女子有嫕順明慈者出而應之且夫山水之高厚深秀而人應之於壽固當余間者復與中丞語及其郡之前喆蹇

忠定公義蹇故鮮他姓以蕞爾一城而乃有二蹇喬木閥閱相望忠定公之生以癸卯而令中丞以壬寅相去垂三紀其成進士相隔僅一科忠定公之寛博慎重與中丞之爽亮端直有足相當者第我公之為中丞父與王恭人之為母仁於國良於家非忠定公之父母所敢望也然忠定公之為大冢宰凡三十有四載而其父母皆生受封如其秩崇朗顯融與巴之山水相悠久吾聞之活千人者後必封則公之所滋樹於前蹇奚讓哉中



丞第思所以進於忠定公者而已於是世貞之鄉先生聞而曰美哉典而覈其稱所以祝公與公夫人者請錄之寄中丞俾為壽

弇州續稿卷三十三